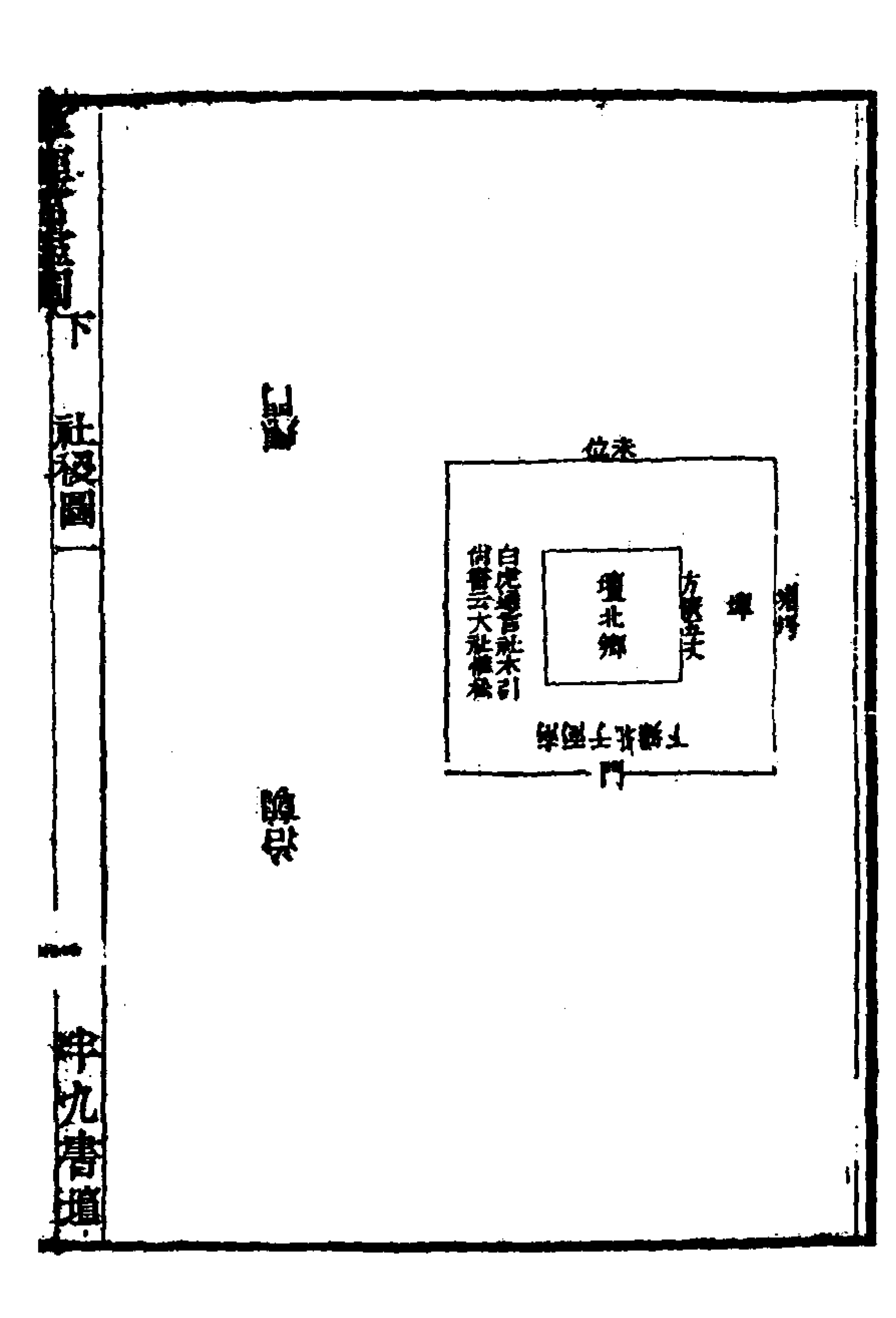
群經宮室圖

羣經宮室圖下

揚州焦循學

敍

凡十九篇附圖五


社稷圖
白虎通言社木引
尚書云大社惟松
壇北鄉
方廣五丈
門

右社稷圖一

此大社也白虎通引春秋文義云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蔡氏獨斷云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别壇俱在未位未位者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門正午社壇在右是爲未位乾鑿度謂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郊特牲謂社祭土而主陰氣土與陰並坤象故位於未此社稷居右之義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註云壝壇與埒埒也疏云謂於中門之外右

遍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于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壝埒于四面也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按尚書金縢篇云為三壇同墠馬氏註云壇土堂祭法云大壇為墠註云除地曰墠封土曰壇鄭風東門之墠傳云墠除地町町者正義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子產相鄭伯如楚舍不為壇正義云服虔本作墠解云除地為墠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為墠也蓋墠从單壇从亶音同故相通借據金縢祭法則義各殊也說文云埒卑垣也蓋壝為擁土之名故壝埒均謂之壝周書之壝獨指壇言其壇之土

有五色也春官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此壝亦以壇言五色土之說亦見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白虎通引春秋傳云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土謹敬絜清也蔡氏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皆與周書說同禹貢徐州貢土五色鄭氏註云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社之用五色土雜糅也胡氏渭云漢書武帝賜齊王閎策曰受茲青社燕王旦曰元社廣陵王胥曰赤社蓋古之遺制猶存邪

祀志元始五年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也郊特牲云君南面於北墉下註云北墉社內北牆北堂書鈔引太公金匱云植槐于王路之右起兩社築垣壇祭以酒脯食以犧特尊之曰社垣與墉同類是壇外有垣周之也鄭氏以爲墉將則所謂墉者第壝土爲卑垣以覲禮會諸侯之壇例之當然郊特牲正義引條牒論云稷壇在社壇西俱北牆營竝壇其門或曰在社壇北蓋覲四方之諸侯故四面有壝門此北牆則社壇之北有門義或然也其云稷壇在社壇西卽蔡氏別壇之說竊爲又事以辨之封人掌設王之社壝註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

也疏引孝經緯云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是五土之一耳五土者山林屬木川澤屬水邱陵屬火墳衍屬金原隰屬土洪範五行五曰土又曰土爰稼穡又曰稼穡作甘是穀屬於土稷者五穀之長故祭原隰之神謂之稷原隰已在社之中又立稷壇是有二稷矣其辨一周書言社壝用五色土蓋青土山林也赤土邱陵也白土墳衍也驪土川澤也黃土原隰也今於社壇之外另立稷壇將亦用土五色與是仍社矣將純用黃土以象原隰之神與則社已有黃土矣明堂之側別無太室大社之右另立稷壇

兼是制也其辨二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疏云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尙尊尊之義社爲五土之總神其尊於稷兼稷今稷壇尊居社壇之右是尊卑之位審矣其辨三勝國之社屋其上而柴其下使含二壇每壇方廣五丈並得十丈屋必離壇以編椽則又兼以四面餘地及中相間之餘地屋已廣十餘丈較九筵之數已將倍之是誠社之屋大於明堂也且壇中不可以立楹柱此十餘丈之楣棟豈柴棧之壁可支與其辨四大司徒封人言社稷之壝封人邑人亦獨言社壝小宗伯言右社稷匠人亦獨

言右社不聞有獨言稷者白虎通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爲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爲社立祀變其名事自可知也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養人爲用故立其神文雖殘闕不可詳說然云爲社立祀謂之稷蓋於社壇之上兼祀稷也以原隰之神有生又穀之功故獨表而祭之而祀之以后稷也小宗伯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傳陳侯擁社以待於朝是祭社則壇上另設社主鄭氏云以石爲之以此準稷蓋亦有主祭時同設於社壇上故

白虎通曰立其神而不曰立其壇也其辨又舉此又事兼稷壇明矣陳氏禮書謂王社兼稷壝又云王社侯社不置稷大社國社皆有稷此據漢魏官社兼稷晉書禮志云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兼稷故常二社一稷以王社不祀稷兼稷壝太社祀稷另有稷壝余則謂皆祀稷而皆兼稷壝也

應門之東

在其上

朱其下

門

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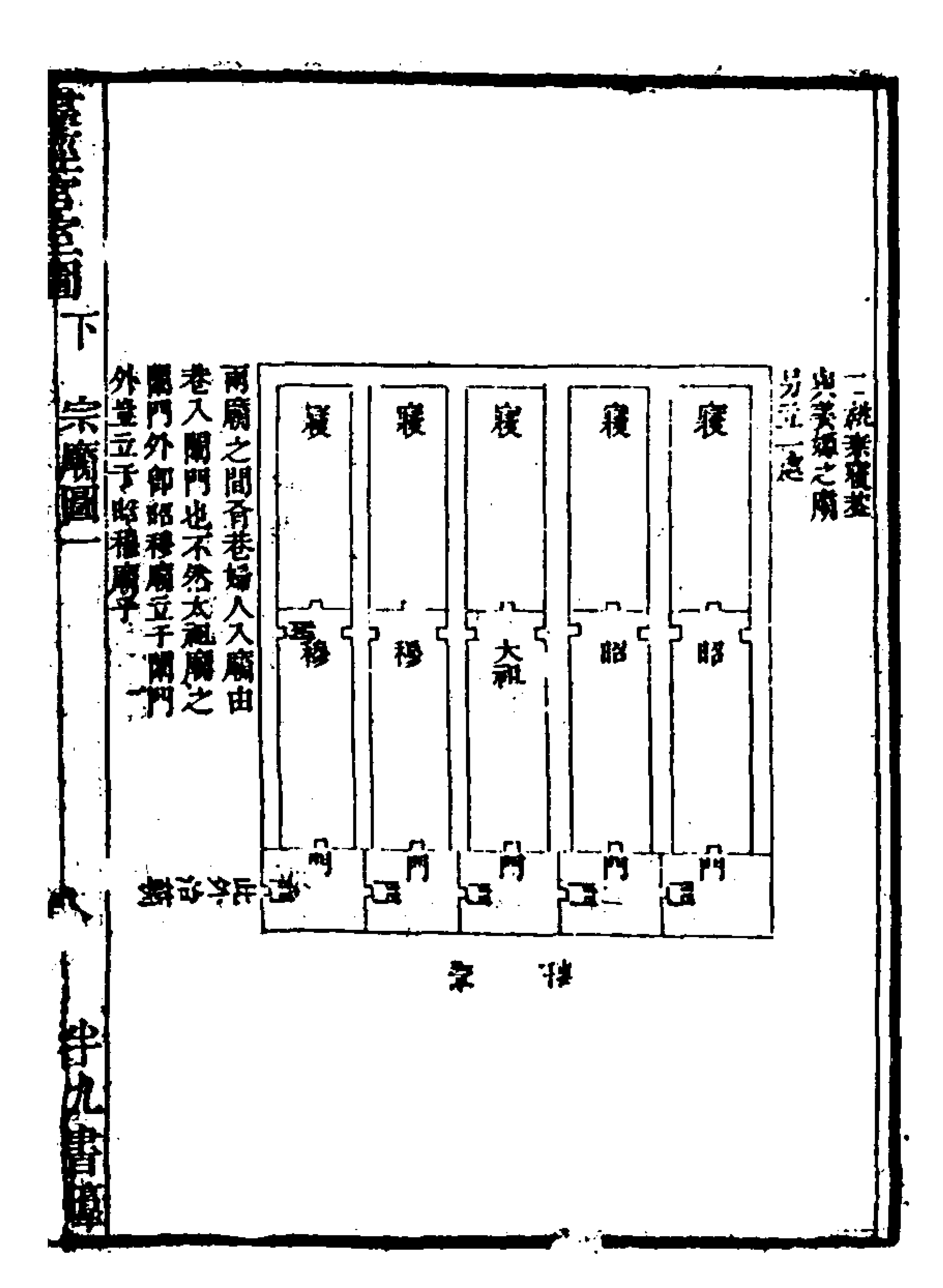
壝

右社稷圖二

此亳社也其制散見諸書者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屛白虎通云置宗廟之牆南葢爲廟屛者爲廟之屛蔽其地當亦樹木廟門外望見之故以爲誡也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又云薄社北牖使陰明也註云絕其陽通其陰而已公羊傳云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葢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掩其上則屋之之謂也柴者說文云小木散材月令收秩薪柴註云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管子山國軌篇云握以下爲柴

楂杷以上者爲室奉三圖以上者爲棺槨之奉則柴爲小木兼疑也地官媒氏聽男女之陰訟於勝國之社註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兼所適春官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註云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揜其上而棧其下爲北牖論衡亦云亡國之社屋其上棧其下絕於天地此即公羊說而易柴爲棧說文云棧棚也通俗文云板閣曰棧見一切經音義管子內業篇云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兼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兼所

施矣淮南子道應訓云柴箕子之門註云紂囚箕子云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考諸說蓋編木爲壁蔽其四面如今之柵欄也然皆不能無疑者以柴作棧已自通明不必又於北爲牖且柴棧之上牖難依附所云北牖使陰明與公羊傳柴其下之說不可强通竊謂如郊特牲說唯北牖則不可以入尸祝之類其將列於牆外喪官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祝見賈疏恐非禮意疑四面爲棧向北者門可通出入也依公羊傳作圖北牖之說姑置勿論


寢
寢
寢
寢
寢
昭
昭
太祖
穆
穆
門
門
門
門
門
兩廟之間有巷婦人入廟由
巷入闈門也不然太祖廟之
闈門外即昭穆廟立于闈門
外豈立于昭穆廟乎

右宗廟圖一

天子七廟之制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云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引禮緯稽命徵及鉤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其注周禮守祧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

廟是二祧卽文武之廟明堂位所謂文世室武世室
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而立四廟注云四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此云與
始祖而五與王制所云與太祖而七異者蓋五廟之
之制自虞至周通典云虞氏立五廟夏氏因之商氏春秋緯陰太嘗別嗣書云五世之廟自天子至附
庸皆同通典云鄭玄按禮緯元命包云天子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而五殷氏禮書云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旗等衰雖殊其立五廟一也春秋
書紀季以酅入于齊公羊傳云紀季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則附廟之廟與諸侯何可知也周于五廟之外更立
二祧故周儒說禮者謂之七廟此鄭氏義也乃七廟
之位古乘明文賈公彥言諸侯之五廟平列此七廟
或亦如之則成王時文王屬王考廟武王屬皇考廟

當是時祧廟立乎抑不並乎並則祀者何主倘虛之
以待文武之親盡則曾子問所云七廟無虛主者有
虛主矣倘先祀高祖之祖父則是共懿之肯六世而
親盡孝夷而後四世而易檐而制粢矣不預立則毖
此之又廟已定至此必增加改造羣主遞移非所以
安祖考奠鬼神也且爲計之廟制同于路寢毋堂東
西九雉得四十又步七乘之得三百十又步饎爨在
西堂下則堂下至壁有餘地也士冠禮適東壁注云
時毋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是闈門在壁而
闈門之外必有巷道以居兩廟之夾中也然則此四

十又步外又加以堂下餘地及牆之厚巷之廣每廟至少約得十步共七十步竝之已三百八九十步治廟之左僅廣四夫得四百步太七廟之三百八九十步此外宿衛官舍齋涂豈十餘步所可容者因考周禮隸僕職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皃也前曰廟後曰寢若祧與五廟竝列而祧獨無寢何以成制則二祧與五廟必非一地也惟祧與廟不一地故廟有寢祧無寢親盡而立之爲無寢于五廟抑又廟共廣三百步于廟左爲可置左傳言襄王致

文武胙于齊史記言顯王致文武胙于秦獨曰文武必文武之祧另立另祭乃專得此稱魯賜天子之禮樂于周公之廟爲天子五室之制春秋大室屋壞杜云大廟之室明堂位云祀周公于大廟又云大廟天子明堂大廟爲明堂制蓋宮仍襲室制故子貢觀于魯廟有北堂九蓋因周祀先妣亦立閟宮因周有二祧亦立魯公武公之宮且雉門而兩觀丹楹而刻桷皆天子制也于魯之制可以明周之制矣余信鄭氏七廟之說又爲細推之如是若宗祏七數之外言自劉歆九廟之制造于王肅廟位相次而南之說擬于孫毓而皆非也禮者薦新月祭皆于是二祧非禮故不月祭春秋昭公十八年傳云子太叔之

廟在道南寢在道北廟必南向寢在其北則寢在廟後也準以燕寢之有廷則廟寢亦必有廷尺寸雖不可詳而其制必非甚狹者前廟之堂七雉得三十五步廷三倍之門堂三之二共百六十餘步七廟九廟之不可平列旣如彼如孫繇之說相次而南則四廟相承已六百四十餘步叓加祧廟則八百步矣前有亳社後有諸寢此王宮三里之地不足勝其長矣闈門者考工記云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注云廟中之門曰闈雜記記夫人之奔喪云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以階例門則闈亦在側爾雅云宮中之

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衖門謂之閎孫炎云闈宮中相通小門也李巡云閎衖頭門也公羊于內朝逄外朝之門爲闈蓋在路門之旁者地官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闈守門者守其中央之路門守闈者守其左右之闈門唐人名其東西門爲閤閤即古之闈門大小可通稱也文獻通考云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故謂之入閤冊府元龜云常朝出入取東上閤門或遇奉慰即開西上閤門士虞禮主婦亦拜賓注云拜之于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又注保氏王闈云宮中之巷門然則朝廟之外皆有巷相通其巷側之門曰闈而在巷頭者曰閎惟其在巷側故在朝廟之東

扃蹬婦人由巷而入廟故出自闈門也乃閨閤與闈可通稱闈與門亦可通稱劉昭續漢志注引古大明堂之禮云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扃闈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節是也志注又引王居明堂禮別陰陽門南門稱門扃門稱闈是則闈之異解與考工不同也閎亦有二說春秌成公十七年左傳云齊慶克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此巷頭之門也穀公十一年傳云盟諸僖閎注云僖宮之門昭公二十年傳云華齊御公孟及閎中注云閎曲門中曲門者卽曲城僖宮之門者卽聘禮掛曲揖之曲是

毋曲之門亦名閎也

下　宗廟圖二

寢

考廟

皇考廟

祖考廟

顯考廟

王考廟

右宗廟圖二

士冠禮每曲揖註云入外門將東面曲揖直廟將北面曲揖註又云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聘禮云每門每曲揖疏云諸侯有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局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已局隔牆有三閤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門中則相逼故將入門有曲入門則相遠入門既入北故又有曲是以每門皆有曲今合二禮文爲此圖也知廟平列者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

肖大夫士居後凡有功者居肖註云先王造塋者始葬

于此之君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扃註有功者云居王墓之

前昭穆之中央以墓例廟知廟之昭穆亦夾處東扃

也

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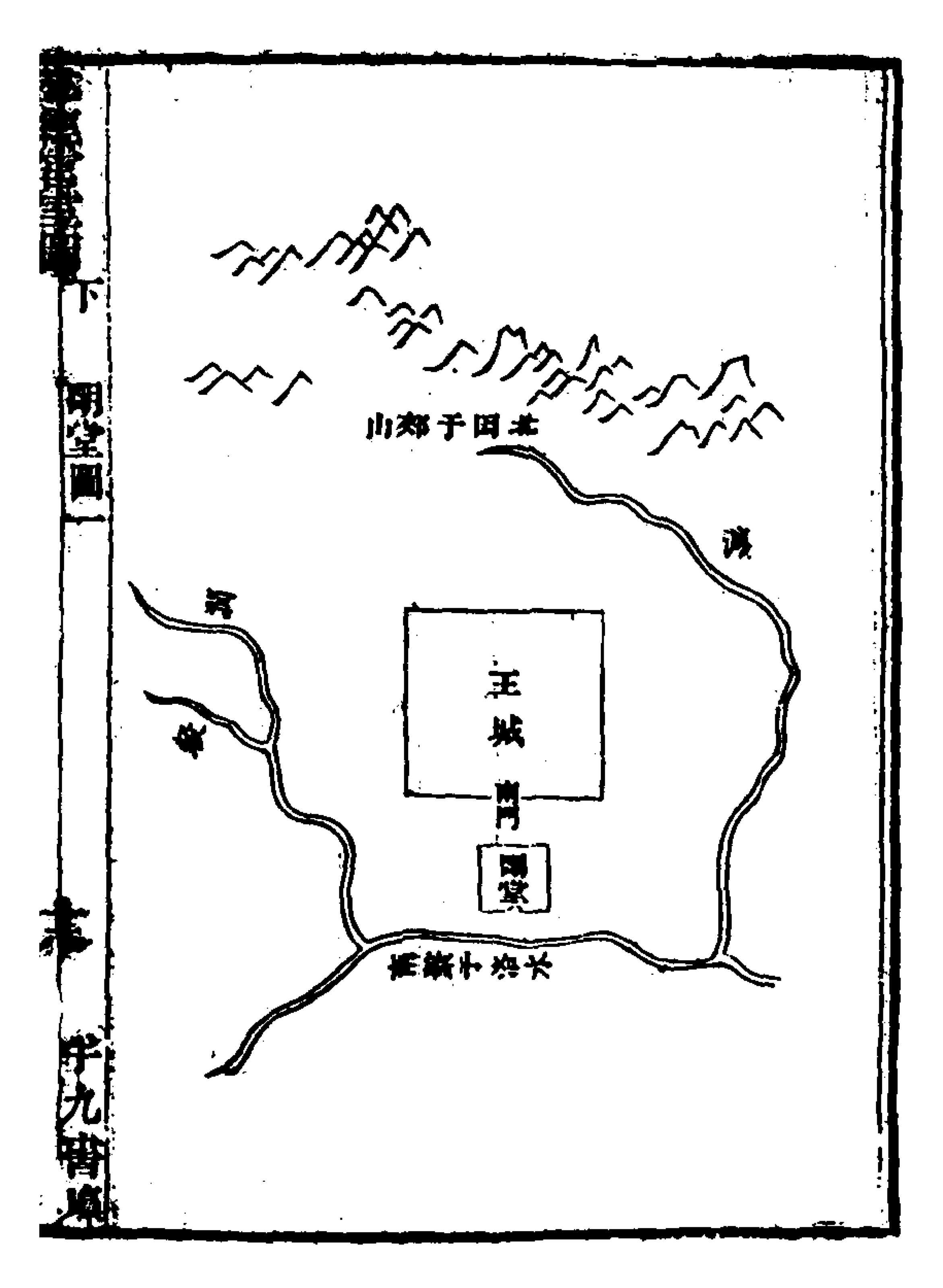
右宗廟圖三

宗廟之制與路寢同其室䆁明者爾雅釋宮云閍謂之門詩祝祭於祊傳云祊門內也說文云鬃門內祭先祖所彷皇也重文作祊此祊卽閍門內曰祊祭於門內亦曰祊以門內故从門以祭故又从示其實一也郊特牲云繹之於庫門之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註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據此則門外之塾亦得名祊葢楚茨所言爲正祭之祊特牲所言爲繹祭之祊故以楚茨之祊爲在門內特牲之祊爲在門外竊謂繹祭之名見於諸經者絕不與

祊混禮記凡所謂祊皆正祭索神之名所云爲祊於外（禮器文）而出於祊者（祭統文）皆對室中言非門外也家語孔子引周禮繹祭於祊此亦謂明日之祭在廟門內非以祊爲門外之名特牲之所謂失之者繹在廟門之內爲失失在廟門不在門內也（秦侍郎蕙田云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內則全於臣全於子蓋祭祀之禮皆行於廟門之內不當在廟門之外）繹宮又云廟中路謂之唐陳風中唐有甓傳云中中庭也唐堂涂也甓瓴甋也周書作雒解隄唐孔晁註云唐中庭道隄謂高爲之也說文云隄塘也塘蓋卽唐隄唐一物狀類於防故得同名瓴甋者爾雅云瓴甋謂之甓註云甓甗磚也今江

東呼瓴甓考工記堂涂十有二分註云謂階前若令甓裓也疏云令甓令之甎裓甎道也知令甓是甎者廣雅云瓴甋甓甗甎也是甎即令甓也裓即陔儀禮鄉飲酒禮云賓出奏陔註云陔陔夏也陔之言裓也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春官鍾師職云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裓夏驁夏杜子春云裓讀如陔鼓之陔是裓陔古今通借字也說文云陔階次也蓋堂下之道以甎爲之高於平地也說文云甓瓴甓也墼令適也是甓又名墼月令註引逸中霤禮云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孔疏謂門之奧爲廟外局室之奧竊謂禮文明曰門之奧則即指門之局南隅也祀戶於戶內故席於室中之奧祀竈於門外東方祀門於門楄祀行於門外之局故席

於門中之奧奧以東南隅言不必泥其爲室中之名而以爲扃室之奧也


北因于郟山
王城
南門
明堂

右明堂圖一

明堂之說言人人殊而所在則以南門外爲定玉藻云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註云南門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知聽朔在明堂者以月令十二月所居以布政云閏月大於門則十二月各處其方矣言南門外者周公營洛邑制七十里之郛南繫洛北因郟相去二十餘里南門外去水止四五里今洛城去水三里故王城在局北明堂在其間故五經異

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也明堂月令說謂在近郊三十里如是則每月聽朔必踰洛水且洛水之外已非近郊葢言其制如此爾若按東都之形勢定以三里斷之故不曰南郊曰南門外也必以東都言者周書作雒篇言周公作明堂之制是明堂在東都而鎬京之明堂無有明文葢明堂之設所以朝諸侯頒政令祀天帝宗文王非諸侯所有未制禮樂仍依侯制無明堂旣卜天下之中營王城建明堂於此而鎬京不朝諸侯無明堂也惟鎬京無明堂故顧命諸侯朝於治朝左氏昭公四年傳云康有酆

宮之朝覲於鄭宮兼明堂也鎬京兼明堂而樂記言武王祀乎明堂者鄭氏謂文王之廟乃文繫於不復用兵之後蓋兼制作以後言不必泥於武王而以文王之廟名明堂也祭義言祀乎文王諸詩與樂記相似注云宗祀文王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祀於明堂即宗祀文王宗祀定於周公武王安得行此以祭義相較知其泛論也知明堂爲朝諸侯者孟子言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註云謂泰山下明堂本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使徒爲布政之宮何以太於泰山又何取義於明諸侯尊卑故荀子云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豈在塞外者朝諸侯在畿內者不朝諸侯也惟東

都有天子之制鎬京仍文武之舊故洛之廟有太室而顧命當成王甞猶翼室也鎬猶翼室而視朝後反宿路寢夫如明堂所居則爲王城之路寢而非鎬京之路寢明矣葢每月至東都布令居王城之路寢也辟雝作於文王明堂建於周公自不可混若謂即大廟則明堂方三百步矣天子九廟已占九里非宮左所能容若在廟寢之後則與王后六宮相近未有朝諸侯之坐而與后宮並者也玉藻南門外一言爲可據矣

宮方三百步

五狄之國北門

九夷之國東門

六戎之國西門

八蠻之國南門

九采之國應門

右明堂圖二

明堂之在郊旣得而定矣而九五之辨堂室之脩戶牖之數修廣之數紛紛不一竊謂泥衆說以求經則經文愈窒審經文以考制度則爲狀甚明明堂位九采在應門外八蠻在南門外是有兩重門也九夷在東門外五狄在北門外六戎在西門外是四面有門也因推之考工記匠人言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又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蓋視夏之尺度爲變又增以四阿重屋之制其九階夾窗同也

又言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葢夏殷中央之室大於四角之室周每室度同又堂崇三尺者易爲九尺故詳之其九階夾窗四阿重屋同也九階者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是面有三階其三面每面兩階也云四旁兩夾窗者言太室之四旁每旁一戶每戶兩牖夾之共四戶八窗與所謂三十六七十二所謂二十戶四十窗者則指世室言非謂明堂夫如是也考工記止言四旁兩夾窗明白可據云四阿重屋者大室之屋高於四旁也

（見周屋圖第六）云南北七筵者深六丈三尺也東扃九筵者廣八丈一尺也每室二筵者每室深一丈八尺堂廉在南北者各深四尺五寸也至五室之制則以月令準之青陽東室也明堂南室也總章西室也元堂北室也太室中央室也因而審之四面曰堂（總章青陽以明堂元堂統之）中央曰室則一室四堂也考工記言五室者便文耳其于世室云堂修二七兼五室於內矣固不可項列之云某修幾何某修幾何也則云五室者兼堂矣固不必項列之云一室二筵四堂各二筵也且室夫通稱矣孟子言爲巨室詩序言宣王考室是也月令在周

書第五十三正爲周制其言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太室正考工記五室之明證个居左右則夾在其旁之正中云明堂左个明堂右个明堂大廟則三者皆名明堂猶云明堂之中間明堂之左間明堂之右間也云大廟大室則以室居中當四大廟故云大廟大室猶云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室也由是言之五室爲一室四堂乖疑也止一室則惟此一室有戶牖乖疑也四堂分春夏秋冬而大室當夏季則通爲五行之室乖疑也二个居四維則室不在四維乖疑也四維別乖室夾乖疑也凡此見於經文者明白可見自泥

於五室之名必不欲繞堂於室於是四維之个化而爲室而置个於四尺五寸之堂廉且變五室爲九室變四堂爲十二堂而月令之左右个遂無寘處室旣胥九戶牖夾多堂室旣褊則斷非九筵七筵之地所能容乃又變九筵七筵爲方一百四十四尺而明堂之說遂無定也又嘗考尙書大傳云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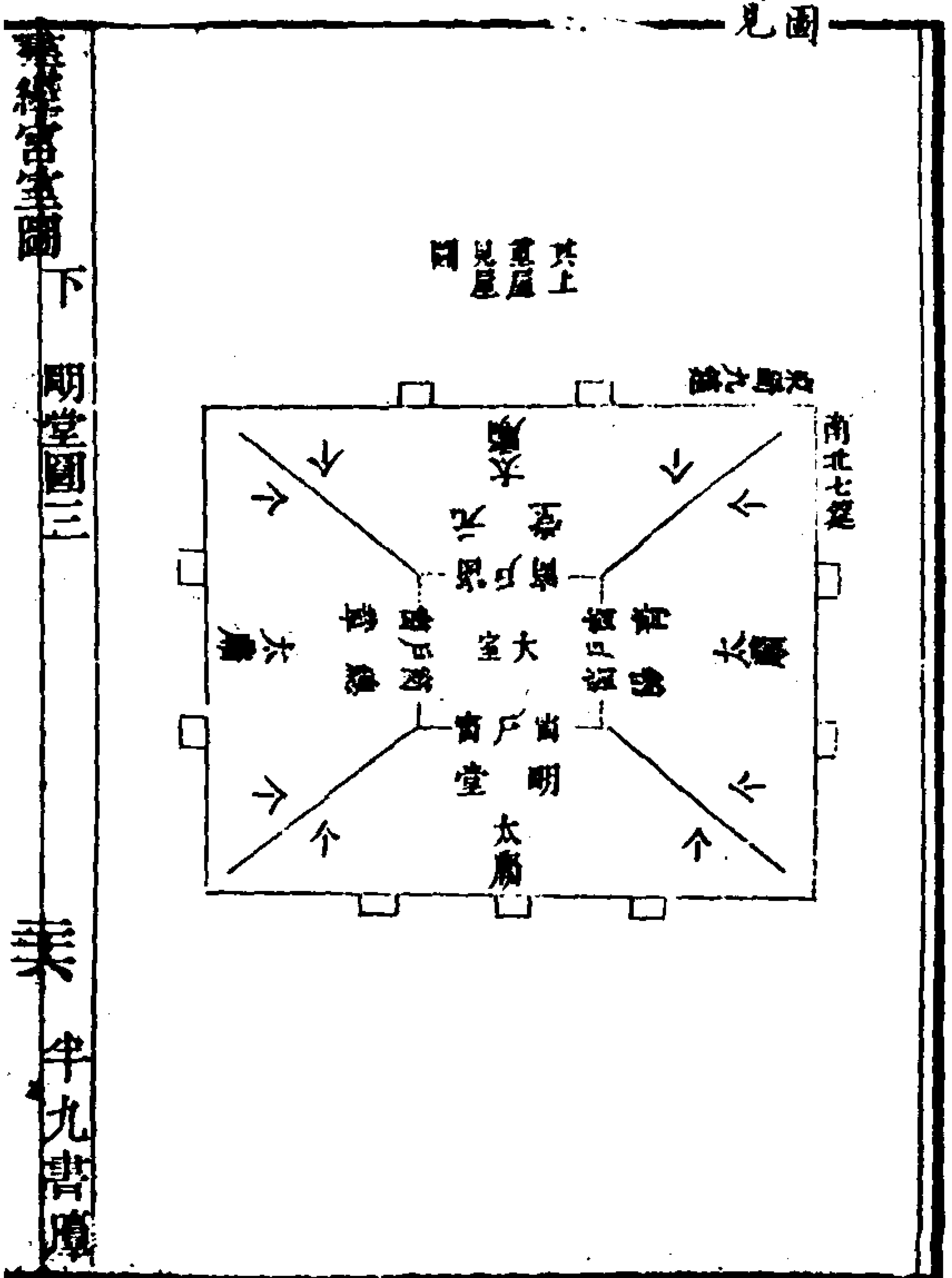
元堂左个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此與月令同而稱四太廟爲正室可見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卽名爲室此外別無四室也是九四堂一室爲五室之明證矣逸禮云夏則居明堂正廟啓南戶冬則居明堂後廟啓北戶南戶卽中室之南戶北戶卽中室之北戶蓋每一昔啓一方之戶四戶之外別無所謂戶也然則考工月令明堂位實可互証而定其制無可疑也乃九筵七筵則有議矣魏李謐論云凡室二筵丈八地耳戶牖之間不踰二尺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鄭元註云設斧扆於戶

牖之間而鄭氏禮圖扆制云縱廣八尺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却者較然可見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栽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且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又復以世代檢之郎虞夏尚樸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隋牛宏上明堂議云依鄭元註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昔周人旅酬六尸並后稷爲七先公先王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

堂愚不及此若以正餐論之俊須薦宴據燕禮則賓
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郤天子燕則三公九卿並須
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
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言之皆又帝各於
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大室之內大昊從食祖宗配
富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
海九州美物咸設席工升歌出尊反坫揖讓升降亦
以隘矣循謂一戶兩窗則戶處正中設扆正蔽戶牖
李謐泥戶牖之間不足以辨且戶牖之間卽容八尺
將扆爲偏設王非正大矣鄭氏說奢大廟如明堂以

周書五宮同制故謂三者制同不必皆九筵七筵也（復廟自依書傳爲九堆七堆）因考之三公侯伯子男皆太於廷堂上惟天子太之翼以侍御乘取於大自戶至廉凡二丈二尺五寸以廣乘之（依東局九筵當實二丈四尺）加以左右个地夾非小壇方三百步堂止方二丈四尺以此準之明堂之度於義爲合（王會解唐公虞公等皆太堂下周公太公唐叔荀叔旁天子太堂上此卽二丈四尺之堂明堂位周公在堂上三公等在堂下與王會同則堂與壇可例）戶外止餘四尺此依四阿爲室言四阿乘室余辨之矣至謂周尙文宮大（牛宏又云漢訓馬宮云夏后氏宣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以爲兩序間大夏后七十二尺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則虞十二章周九章矣監二代者非徒增乘太也

如此作圖究屬偏見



右明堂圖三

一室四堂爲五室月令之文可據矣而左右个之狀

未有詳者或以鄭氏言世室之室在四角又於月令

言左右个爲東偏南偏北偏室既非个因說个

卽四尺五寸之堂廉此斷不然矣李謐說四面之室

各有夾房个者卽寢之房也賈思伯說按月令亦無

九室之名原其制度不乖五室其靑陽右个卽明堂

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个

元堂右个卽靑陽左个如李說个在兩旁則明堂元

堂有个而靑陽總章無个矣靑陽總章有个而明堂

元堂兼个矣如賈說則止有四个耳竊謂以左右言
斷在兩旁以个之名屬於明堂青陽總章元堂言則
毋隅之兩个斷不可以相通个之形經兼明文然而
可考也左氏傳大室屋壞此中央重屋名大室屋則
南阿之屋爲明堂屋東阿之屋爲青陽屋西阿之屋
爲總章屋北阿之屋爲元堂屋也明堂屋之下則明
堂之太廟左右个青陽屋之下則青陽之太廟左右
个總章屋之下則總章之太廟左右个元堂屋之下
則元堂之太廟左右个毋方之屋爲一正方夾兩句
股形一正方即爲太廟夾兩句股形即夾左右个形

也自阿端至棼作邪殺彐下即依此作隔牆太廟與兩个乘所隔毋隅之兩个則有隔也然則以考工之重屋四阿知毋阿當一室於月令言左右个及太廟同繫毋室之名知太廟左右个合爲一室夫而後室與屋合堂與室齊有正大之體乘頊𢌿之象正先王之制作也陳祥道禮書云介於四隅然書爲邪角非隔於毋室之左右也知乘隔者面三階不可皆容於太廟之前則兩旁之階必當个使个與大廟相隔則登必旋轉始至中矣且考之鄉射記言布侯之狀上个又尋中十尺倍中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註云中方者也躬中之上下幅也左右舌上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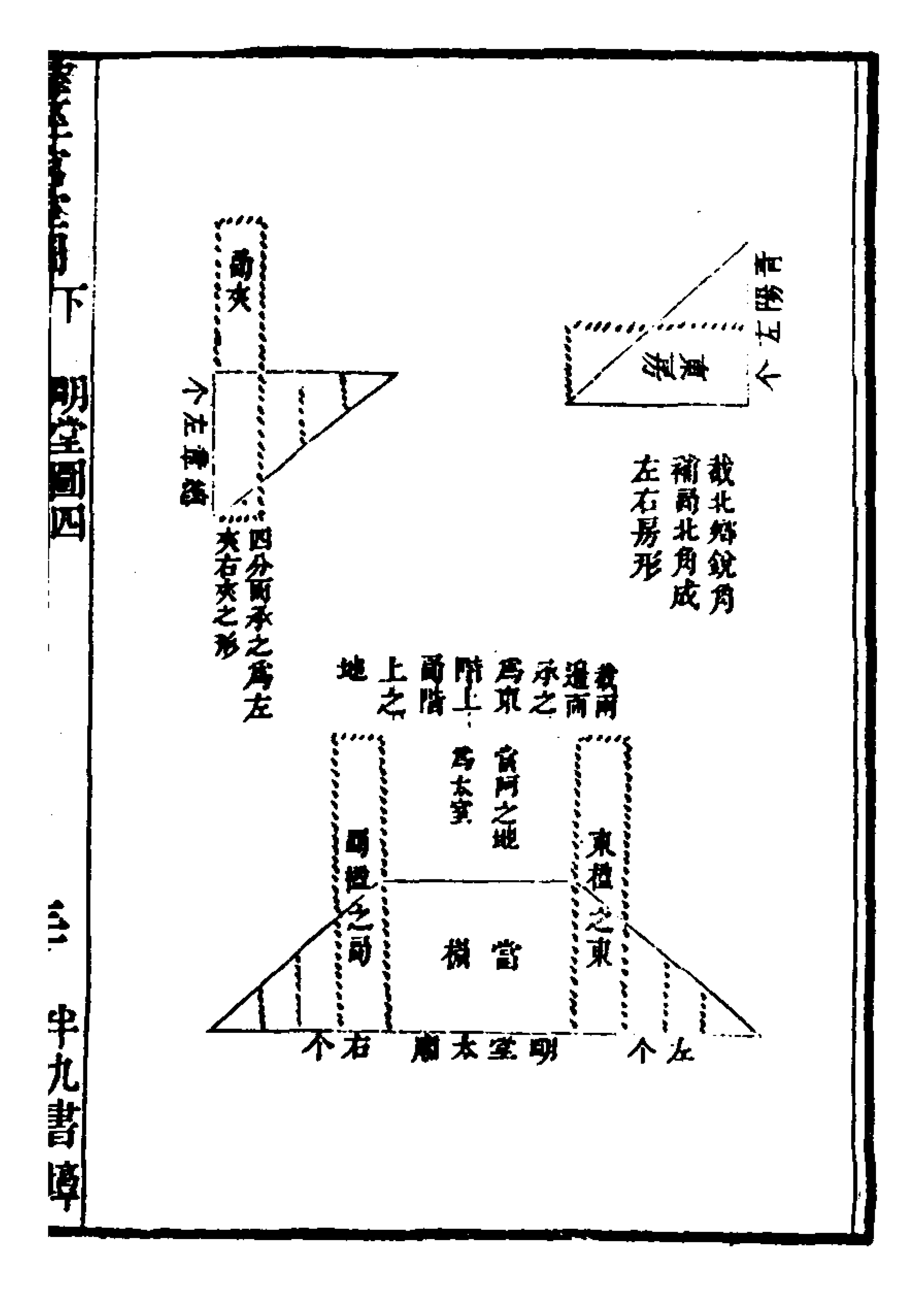
居兩㚉謂之个又云上个象臂下个象足大射儀云中離維綱註云侯有上下綱其邪制射舌之角者爲維疏云維於上个下个上下躬兩頭皆有角又以小繩綴角邪折縫於繩上繫著植據此侯之兩畔作四三角形考工記梓人爲侯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此上兩个即上兩㚉之兩三角也下兩个即下兩㚉之兩三角也鄉射禮祭侯侯適右个設薦俎適左个亦如之左个左㚉之三角形也右个右㚉之三角形也射侯之得名个以邪角形則以大室比中以元堂明堂比上下幅其兩㚉之个比侯㚉之个其事雖殊義則可

通也鄭氏註梓人个云个讀如齊人搚幹之幹射侯之个同幹則明堂之个亦必與幹同釋文云幹脅也說文云脅兩膀也釋名云脅挾也在兩旁臂所夾也个通於幹爲脅下之名張其兩臂夾下正兩三角形故个字卽象兩臂夾躳之形（人字象臂脛形）以形求之亦邪殺也

按个字說文所棄徐鉉云明堂左右个者明堂旁室也當作介今考个字之見於經者其說有二梓人註讀作幹一也特牲饋食禮云佐食盛所俎俎釋三个註云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若干個者此讀然考工記局車稱七个五个大射儀矢稱一个二也鄭氏一讀幹一讀箇絕不作介字解之明是个字古有之非介也其个作介者秦誓若有一介臣大學引作一个襄八年左傳云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註云一介獨使也昭二十八年傳云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註云一个單使是爲介卽个之証乃馬氏尚書註解一介爲一心耿介趙岐註孟子一介不以取諸人云一介艸不以取人凡稱一介者非一个之義左傳一作个一作介必有一誤按其文義當是介字左傳介誤作个則大學之个亦介字之誤未可據此謂明堂左右个爲左右介也史記貨殖傳云

竹竿千个孟康云个者一个兩个顏師古注漢書此語云个字作箇方言云箇枚也說文云箇竹枚也葢揚許之箇字卽个字故說文脊箇而兼个个之作箇猶鄭氏引世俗作個也據鄭氏讀幹之一語个非介字必矣太平御覽引周書明堂云左爲左介右爲右介此亦不足爲據

个惟明堂脊之左傳于叔孫家稱个何也夾室在左右與个之在左右同故稱夾室爲个此左氏屬文之稱非叔孫之家脊明堂邪旁之个也


西夾
四分西承之爲左夾右夾之形
東房
截北堦銳角補西北角成左右房形
截兩邊兩承之爲東階上西階上之地
當阿之地爲太室
西楹之西
東楹之東
當楹
右个
明堂太廟
左个

右明堂圖四

考工記于七筵九筵明曰周人明堂則明堂度以筵也書傳于七雉九雉明曰周人路寢則路寢度以雉也度長以長故雉長三丈明堂小于路寢者路寢爲燕射之地不宜太狹明堂朝四方諸侯天子立于上羣后列于下列于下者衆故宮百倍于堂立于上者獨故堂不妨三分于寢宮大以容天下之同歸也堂小以著至尊之獨立也乃必以筵殊雉而七九則同者何也路寢大廟明堂其大小雖異五室則同易雉以筵制度仍合改其七九形則淆矣且翼室取于正方五室之个取

于卯覩何也又室雖原于四阿而八个實通于翼室以翼室言之其東西九雉南北七雉者自阿之南自阿之北各三雉餘一雉分爲檐宇之度蓋正北二雉爲室室之東西共四雉兩北堂合二雉兩房合二雉西堂二雉東堂二雉兩楹之間得四雉兩階之上共得二雉兩夾共得二雉以尺寸計之每二雉縱六丈橫八丈北堂及房每廣八丈深三丈東西堂每廣十二丈（南北度）深四丈兩夾各廣二丈（東西度）深十二丈兩階之上如兩夾之廣深兩楹阿棟之中得一室地而中堂之南北亦各得一室之地度雖參差以四阿之室準

之則明堂卽當楣之二筵也靑陽卽東堂之二筵也總章卽西堂之二筵也元堂卽北堂之二筵也大室卽室之二筵也以室處當阿之地合北堂以處于室之地而兩北堂兩房之地乃合而裁之爲北之四个矣以東堂西堂之南半移而當室而兩夾及兩階之上乃合而裁之爲南之四个矣正置之爲五室爲四阿以朝諸侯祀祖考化裁之爲兩夾爲兩房以便于居處通于諸侯大夫錯綜之而咸宜參伍之而皆合也又何疑于个之邪網乎

修十四步

土

窗　戶　窗

階　階　階

右明堂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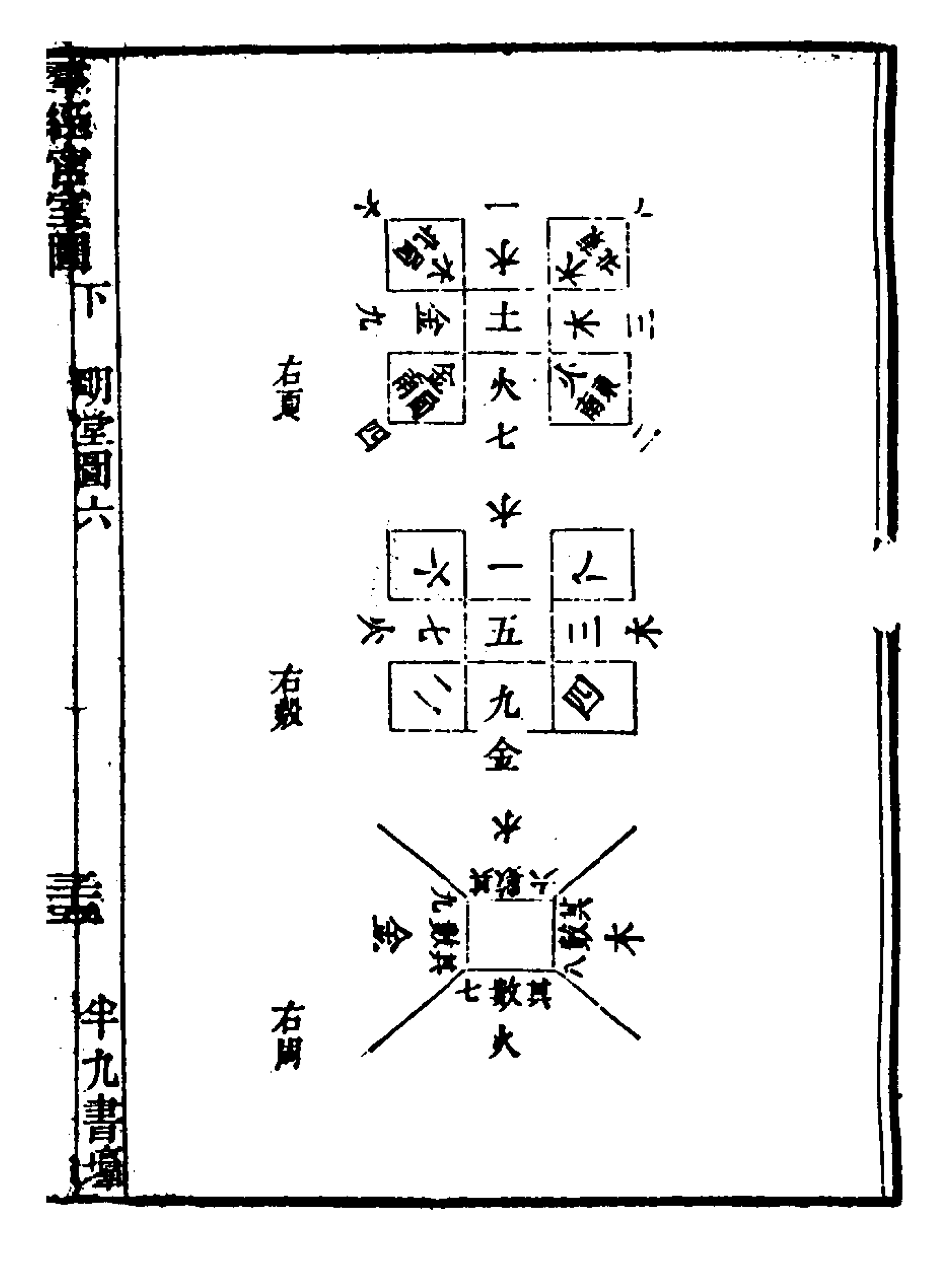
明堂之制既據經文以得其狀而又取鄭氏說者何也鄭氏之說世室說也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又五室室三四步四三尺註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又云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以上禮註以示推之四隅室

各廣二丈一尺深一丈八尺中室廣二丈八尺深二丈四尺堂修八丈四尺廣十丈口又五尺乃後儒李謐之徒多以室居四角之說爲非千餘年來爲鄭學者不能明疏其義今以其文核之其云木室於東北則木堂於正東也火室於東南則火堂於正南也金室於西南則金堂於正西也水室於西北則水堂於正北也不言堂者木東火南金西水北人人共知而火室之在東南木室之在東北金室之在西南水室之在西北則人或不明故詳註之也且此註註世室也彼經文明以中室之修廣大於四室則四室若居正

中將不成制况室居正中堂轉居四角邪惟其室在四隅室顯於堂故以室名殷人屋顯於室故以屋名周人一室在中四面皆堂則堂顯於屋與室故以堂名說本牛宏議所引馬宮說古之立名皆有取義按名思實亦可得之但室之在四角世室也非明堂也鄭氏註月令云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青陽大廟東堂當太室青陽右个東堂南偏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明堂大廟南堂當太室明堂右个南堂西偏大廟大室中央室也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總章右个西堂北偏元堂左个北堂西偏元堂大

廟北堂當太室元堂右个北堂東偏於世室言四旁夾室而不言夾个於此言某堂某偏而不言四旁夾室鄭氏之義正未嘗以世室明堂同制其考工記註云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者何也此謂夏舉宗廟明路寢明堂之制同殷舉路寢明宗廟明堂之制同周舉明堂明宗廟路寢之制同非謂三代之制同也若鄭氏謂明堂四旁夾室宜曰某个當某堂當某室觀其於大廟云當太室並个止云堂之偏則鄭氏之義正謂一室四堂也陋儒不究經文亦未深求註義因詆其四旁之說且移其四旁夾室之說以說明堂又移其東偏扃偏之說以說世室及其不通而歸罪於鄭

且敢於難經名爲鄭學者亦徒泥其言莫窮其蘊鄭
一蔽於詆之又蔽於護之眞足悲矣四阿自殷始八
个自周始鄭於四旁明曰室議者謂方位不正將使
堂居於旁爲正矣眞瞽說也世室之五室不連堂而
妄指爲堂明堂之五室統乎堂而泥指爲室尤可一
噱矣但四堂居正四室居隅位雖各正而毋行之室
獨偏於左或亦不能兼難此錯綜參伍之妙也下爲
圖以詳疏之


右員
右數
右周

右明堂圖六

世室明堂其制不同旣詳疏之矣論明堂者毋取大戴記明堂篇爲說嘗細考其文知其爲後人所記肴先聖遺制可與考工月令相表裏者而附會瑣雜易於惑人故說之者不得其精蘊徒炫於異說今先正其文之譌誤而後疏其義其文云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廱此一段玉藻疏引異義所說標戴禮盛德篇則此四十九字爲戴禮之文也鄭氏駁之云戴禮所說

雖出盛德記其下題與本異章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呂不韋所言非古制也然則鄭此四十九字者先儒已疑其僞也其文云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此一段自堂高三尺以下四十字異義以爲明堂月令書說之文但所引九室十二堂作四堂十二室鄭駁之云四堂十二室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然則此四十字乃明堂月令書說之文非盛德記文故上句有明堂月令四字鄭

所謂誤斥異義引誤也所謂本書指明堂月令之本書也杜氏通典大言明堂篇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茅上圜下方其外水名辟雍所引與玉藻疏異義同以下別言之云明堂月令說云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宮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其下引堂方百四十四尺一段以又曰二字繫之堂方百四十四尺之文明堂月令論之文也與堂高三丈三十二字相繫則堂高三丈之文斷為明堂月令說而非盛德記也近世學者因以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一段亦爲盛德記文此於盛德之

文既未審於通典亦未細讀也通典之文甚明茲不備錄其文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艸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玉藻疏引異義云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也其下說之云禮戴說而明堂辟廱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通典既引明堂月令說之後云又戴德云明堂辟廱是一物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皆以文王廟之說屬之周禮孝經別於戴記藝文類聚引禮論云或以明堂者文王廟周時往蓋德字之譌又落澤字合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

宮與大戴記文同通典云或以周時德澤洽和蒿茂以爲宮柱名曰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然則大戴之文禮論所說周禮孝經之義非盛德本文也中又雜入朱艸以下二十五字於文義爲不倫於篇義爲不切而又以朱艸爲蓂莢殊不可解說按許君所引鄭氏所駁明白較然檢今本此又在盛德記後另標明堂篇名又與異義引爲盛德篇者大異顯屬後人因鄭氏肴呂不韋所諠之說摘出附以衆說別爲明堂一篇附於盛德之後故其文冗雜不一不可爲據因又考之北史魏封軌云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隋

書宇文愷引大戴禮云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舊唐書顏師古議云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乖據自爲矛盾據此則魏末隋唐之間盛德之文已與明堂月令說周禮孝經說相亂諸儒引之而不深考故或據以爲說或疑而與之辨幸五經異義隋時尚存牛宏議明堂引明堂者古有之也四十九字

標以盛德篇名孔冲遠杜君卿亦依與義爲說卓然
可據至今顯之矣今大戴記注不傳名氏或以爲周
盧辨撰乃其註明堂月令四字云於明堂之中施十
二月之令又疑其語太重復此未見五經異義不知
大戴之明堂篇爲後人雜附者其註二九四七五三
六一八云法龜文也九數之爲洛書始於趙宋辨註
不應及此蓋辨註已亡此註乃後人爲之非辨註也
又卽今本大戴明堂篇考之夫綴戶也白綴牖也二
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此十七字繫明堂月令之下當
亦卽明堂月令說之文所羼詳思其義蓋傳之古矣

余所謂先聖之遺制與考工月令相表裏者卽九室
及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兩言也九室者統堂言
之指世室也以五室合四堂其數九也洪範五行一
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逸周書小開武
解云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
五黃位土月令疏謂乾貞于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
生故水數一坤貞于六月未六月二陰生陰不敢當
午故火數二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三曰木八
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四曰金三月五陽生爲建
辰之月辰爲土故土之數五水在北者從盛陰之氣

所以潤下也火在南者從盛陽之氣所以炎上也木在東金在西者東西俱陰陽相半也是則水北火南木東金西之位所由定而不可易鄭氏易繫辭傳註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並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並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並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並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並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並氣並而減五據鄭此義生數既位于各方而又有成數與之並故世室正北有水堂西北又有水室正南有火堂東南又

脊火室正東脊木堂東北又脊木室正南脊金堂南
南又脊金室也陽正陰偏故二四六八居四角二四
六八必居一三七九之左者鄉飲酒義云天地嚴凝
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
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
然則春爲東北正東夏爲東南正南秋爲西南正西
冬爲西北正北故木始東北火始東南金始西南水
始西北陽數之三七九一旣居四正則陰數之八二
四六自居東北東南西南西北而在四正之左矣以
爻辰之位言之寅木居東北巳火居東南申金居西

南亥水居亥北亦其義也賈公彥考工記疏云五行先起東方故東北方之室言木其實東北之室兼水東南之室兼木亥南之室兼火亥北之室兼金云先起東方者即鄉飲酒義之說云兼者葢以左右个解世室故謂其相兼其實四角各配一行不相兼也王藻疏引鄭氏云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中央金土用事交于亥南金水用事交于亥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于數此言交者以周明堂每角兩分兩个言之非謂世室也生成之數有十室止九者夏后氏葢遵九疇之錫用以

作室形則如𠷎說文𠷎畊治之田也象畊詘形數則以九進奇于正退偶于隅陰尙于藏故以室藏之陽尙于著故以堂著之土雖陽而處于兼用故藏之以太室而尊之以中央究考工世室之修廣邦鄭氏室居四隅之說爲至當推鴻範九數之奇耦邦鄭氏東南扃南東北扃北之說爲至精也以是推之九定在扃而不可南七定在南而不可扃四定在扃南而不可東南二定在東南而不可扃南此五行之定位九數之定鄉今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以九居正南而奪火位以七居正扃而竊金位斷非此錯亂不經之數與鄭氏火室東

南金室闕南之說爲異與繫辭傳註二七遊于南四九遊于闕之說亦異其說何也蓋殿制也何以知其爲殿制也呂覽名類篇云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于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惟湯尙金故重屋所制九室之形四室之位雖依夏代猶退火數于闕進金數于南也呂覽上德篇又云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云周以金在後則殿以金在肯而周變之也金屬秋爲肅殺之氣故象武此文明曰周明堂則指明堂兼雞高誘謂作樂鑄鍾在後試以地言之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闕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不聞以南爲後者孟子云金聲而玉振之也是作樂金在所先且九夏皆金奏凡祭祀賓客皆用金節樂何云金後高氏之誤由不知殿明堂也云在後者闕

于南爲後地二生火地四生金四在二後南方屬夏西方屬秋秋在夏後也進火于南退金于西也然則周之制同于夏矣謂五室爲一室四堂者何也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而其數皆八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而其數皆七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而其數皆九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个而其數皆六四仲月處堂之正中而仲春之數亦八仲冬之數亦六是偶數居正矣何也夏分陰陽而以奇偶爲偏正周合陰陽而以生成爲師貳論

奇偶則二四六八附于一三七九以生成言則一二三四統于六七八九周取于成所以著陰陽合一之象也夏殷之數九故九室周數止五故五室重奇數則屏室于四維重成數則廣堂爲八个以一函三（兼兩一室而含大廟左个右个）以三協一（寅卯辰同八巳午未同七申酉戌同九亥子丑同六）化夏殷之整爲斜裁夏殷之偏爲正此周之監二代也然則據考工而知夏據大戴記而知殷據月令而知周明堂之制明而九宮（即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漢儒以爲九宮稱宮者以明堂得名也宋儒又借爲洛書則誤矣）八卦（周易即用六七八九）亦明矣故曰先聖之遺制也云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者此贖說也蓋九室之名師承最久說者不知九室

爲四堂又五室之九室因以毋室皆有戶牖以四八乘之適得三十六七十二之數豈知即如此言亦止二十四戶四十八牖算之者尙未密也若必以三十六七十二求九室必如北魏李冲所造三三相重詹不覆基房間通街然其穿鑿泥古不成制度已牛宏之所笑矣則三十六七十二者斷爲後人所處不可據也其更異者蔡邕明堂論云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楣圜徑二百一十六尺通天屋徑九丈太室方六丈牛宏傳引作大廟明堂方六丈以其下文又云大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則爲大室二字兼疑八闥九室十二宮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戶皆外設通天屋高八十一尺二

十八柱布四方堂高三尺外廣二十四丈四周以水

隋書宇文愷傳引周書明堂云明堂方百十二尺高

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

戶高八尺博四尺說異于考工記九筵七筵葢既泥

室爲九又牽合月令之四廟八个以爲十二堂則此

九筵七筵之地不可以容乃取乾策坤策之數以爲

度然以方十四丈四尺之堂中室方六丈毋而止餘

四丈二尺太以街道三十六戶七十二厢房閒必有街道則堂室爲狹中大

八小亦不成制于是又以四角之室接四室爲九室

李覯云盛德記九室蔡伯皆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爲四室聶崇義誤以爲

叅入明堂圖者是也魏李謐論九室云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又云堂之修廣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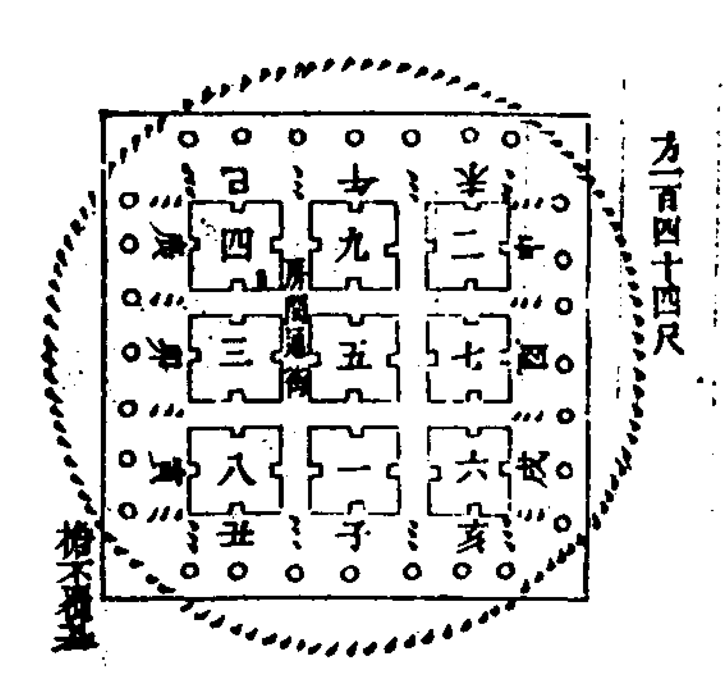
六十三尺其中又十四尺計其一室之中止有一丈此即四角侯室也今計之以方十四丈四尺中室方六丈四隅所重之八室每室二丈一尺其正面分十二堂然四隅之室止當大室九分之一堂勢參差尤非制也若李謐取考工之五室取盛德之戶牖以五室而爲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不待知者而知其妄矣牛宏解衆說而不能通因議明堂取考工之五室合蔡邕說之一百四十四尺然去戶牖之縣則是疑七筵之度則非豈知考工月令之文本至明而至當哉然說者日多益巧益離其宗九筵七筵之制而不可不急辨者有二其一取九筵七筵而分之以中

央方二筵爲大室室外修二筵爲太廟廟外方二筵爲四堂之大廟廟之兩畔方一筵爲左右个當兩个太廟之前爲堂東西每面四筵半合九筵南北每面三筵半合七筵是說也可謂巧矣乃通計之南北十七筵東西十九筵既屬臆說而每面所餘方三十三筵有奇更何說以處此也此李覯說也修十七筵廣十九筵大室太廟方六筵則南北各餘六筵半東西各餘又筵半每面三辰太六筵則每面餘三十三筵有奇其一取七筵而倍之謂每面七筵說始于唐仲友推其說者以七筵六十三尺倍之得百二十六加中室二筵得一十八尺共成一百四十四尺以考工之度合于蔡邕所論覶李覯說爲尤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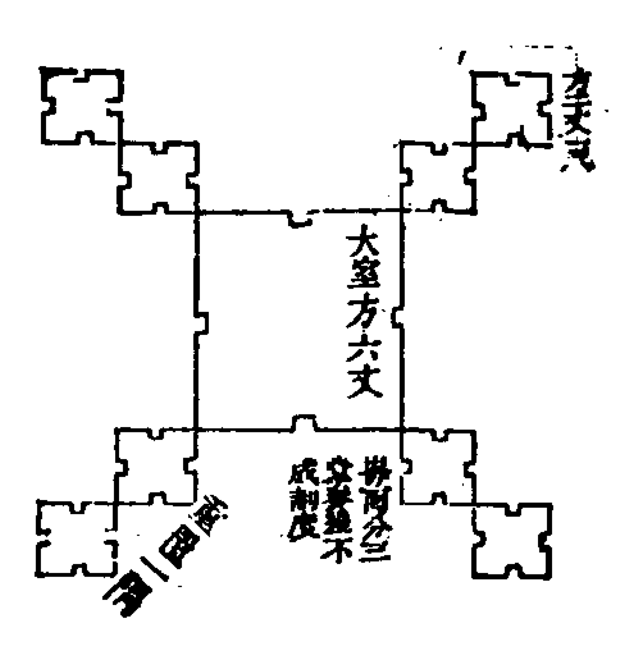
乃經文南北七筵今東西亦七筵因而東西九筵亦南北九筵旣大戾于經文且九筵旣爲每堂之廣而四角所餘各方三丈一尺五寸又不知何說以處此也東西九筵以一百四十四尺減之餘六丈三尺半之得每角餘地方三丈一尺五寸考每室二筵五室脩五丈四尺此每角所餘大于諸室將置何名又此七筵之堂兩邊當中室之角匧二筵之室則此室角外餘方一丈三尺五寸之地又將置何名唐仲友聚李覯自爲每面澗七筵之說更有六楹三筵等悖于經文茲取其易惑人者辨之豈知經文之南北七筵東西九筵每室二筵不可增亦不可減不可倍亦不可分凡此紛紛新巧易惑不求經文徒韋衆說左荼右縮獲一亡十總由不知世室之五室以室言明堂之五室統堂言戴記之九室統堂言月令之十二堂以兼室言遂至

疑于七筵疑于兩个縣戸牖後圍徑尺見林立莫敢
違矣余于此制求之甚力毋得一說從而又舍久乃
知經文之本明鄭註之非謬三代之制燦然示掌其
精義所取神而化也既分擇盛德記之文疏之于前
又辨衆說之似是而非者庶幾古制明而經文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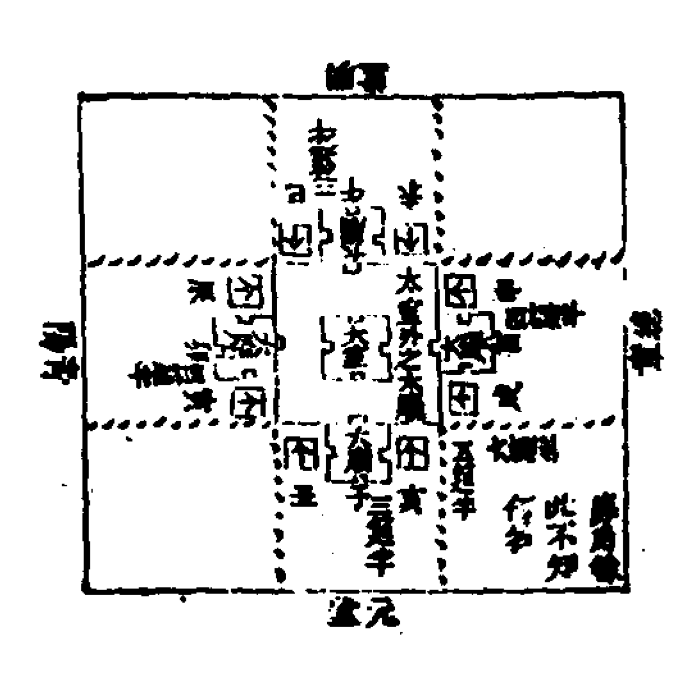
九室三三相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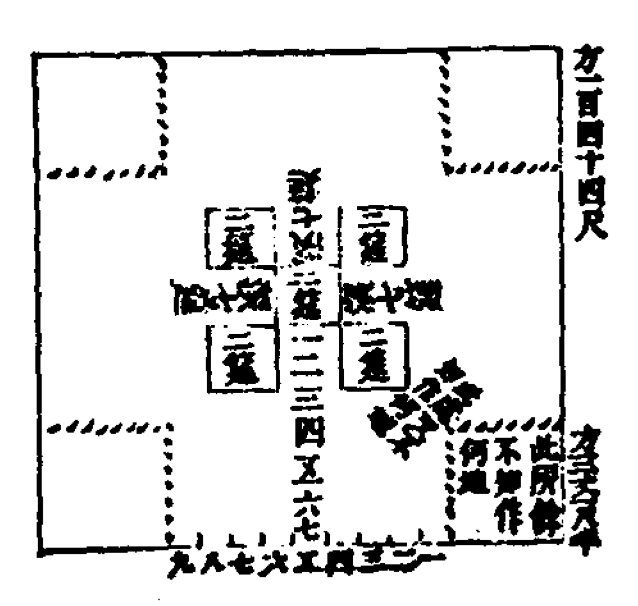
四角之室接四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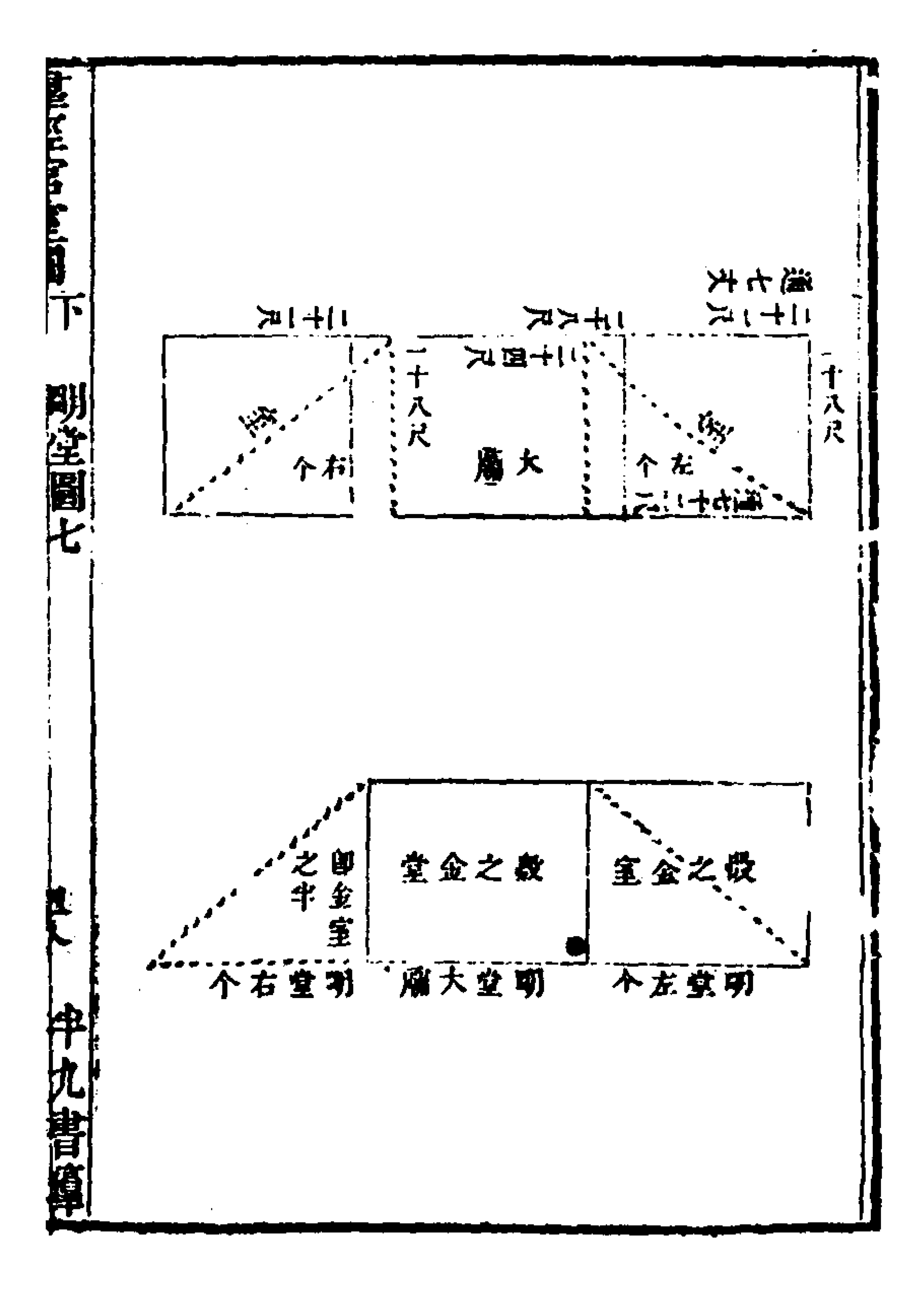


七筵九筵分兩面圖



弇堂深七筵圖





明堂圖七
十九
二十尺
一十八尺
大廟
右个
左个
即金室之半
明堂右个
明堂大廟
明堂左个

右明堂圖七

夏殷九室周五室周之減于二代明矣然夏雖九而實四周雖五而實十二是周且增于夏也世室修十四步（八丈四尺）周明堂修七筵（六丈三尺）周之狹于世室明矣然世室之堂深三步（如四隅室之深）廣四步四尺（如中室之廣）積五百口口四尺（深十八尺廣二十八尺相乘得積數如此）周明堂深一丈八尺廣七丈二尺積八百六十四尺（以右个補左个成方形則深十八尺廣四十八尺求得積數如此）是周且大于夏也陽爲大陰爲小夏之堂大于室堂廣其而可置三階也周取于成則陰化而附于陽故每室二筵也此損益變化之妙用豈牽合于九州七寢黃鍾卦

變四海三統（蔡邕說）及十二座三十六雨七十二風（白虎通說）縣
緜不切之類哉先王之制至平而至精後儒之說愈
深而愈鑿識者當自辨也經云每室二筵者此亦卽
南北之深言之南北七筵每室二筵東西九筵則每
室二筵口六尺也深可言廣以邪殺不一而不可言
故經于世室言其修廣于明堂止言其修亦兩个爲
邪形之證也以大槩計之南北之堂深一丈八尺近
階廣七丈二尺則東西之堂深二丈四尺近階廣又
丈四尺也（爲二筵者三）或謂明堂度小不能行禮豈通儒之
論哉

門

宮方三百步

壇方九十六尺

三成二十尺

二成二十尺

一成二十尺

方明

一成二十尺

二成二十尺

三成二十尺

門

門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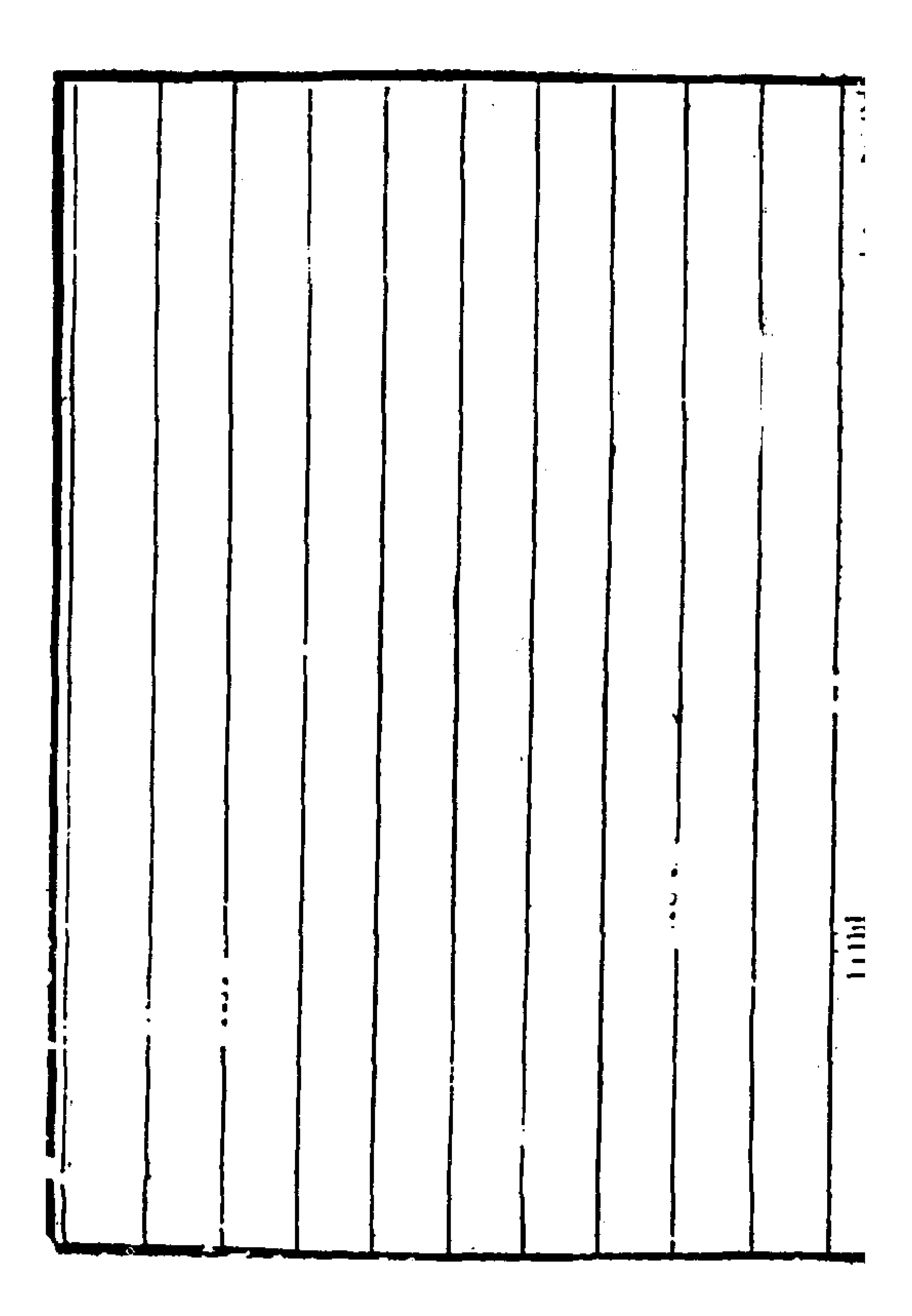
右壇圖

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註云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云爲壇三成成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每面則四面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言每旁詔王儀

南鄉見諸侯也其註司儀職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于東郊則爲壇于國東夏禮日于南郊則爲壇于國南秋禮山川邱陵于西郊則爲壇于國西冬禮月四瀆于北郊則爲壇于國北（賈氏云東八里南七里西九里北六里）既拜禮而還加方明于壇上而祀焉又引爾雅云邱一成爲敦邱再成爲陶邱三成爲昆侖邱云壝土爲埒者掌舍掌王會同之舍爲壇壝宮棘門註亦云平地築壇又委壝土爲𡑞埒以爲宮按說文埒卑垣也蓋四面壅土爲矮牆每方之中闕之作門鄭氏云諸侯入壝門是也（𡑞字說文玉篇俱無孔氏云掘地爲宮土在𡑞畔而高則𡑞埒似溝塹之謂）其引爾雅者水經註云

昆侖之山三級是昆侖之山脊三重故邱之三重者名之註取此以證三成爲三重非取昆侖之名也漢公玉帶言明堂之上脊樓名曰昆侖此自言樓而說者乃謂壇爲明堂誤矣（荀子云築明堂於塞外楊倞註云壇也吳仁傑王炎本之）因推其度宮方三百步爲里一爲徑一千八百尺爲積三百二十四萬尺壇高四尺蓋堂一尺成各一尺方九十六尺爲積九千二百一十六尺堂方二丈四尺爲積五百七十六尺每面十二尺則下層積四千口口三十二尺（以十二乘九十六又以四乘之又以堂積數減之）中層積二千八百八十尺（以二堂積減下層積數）上層積一千七百二十八尺（以二堂積減中層積數）自壇至埒

毋面相去七百又十二尺



橋
宮
橋
橋
橋
水旋丘如璧
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

右學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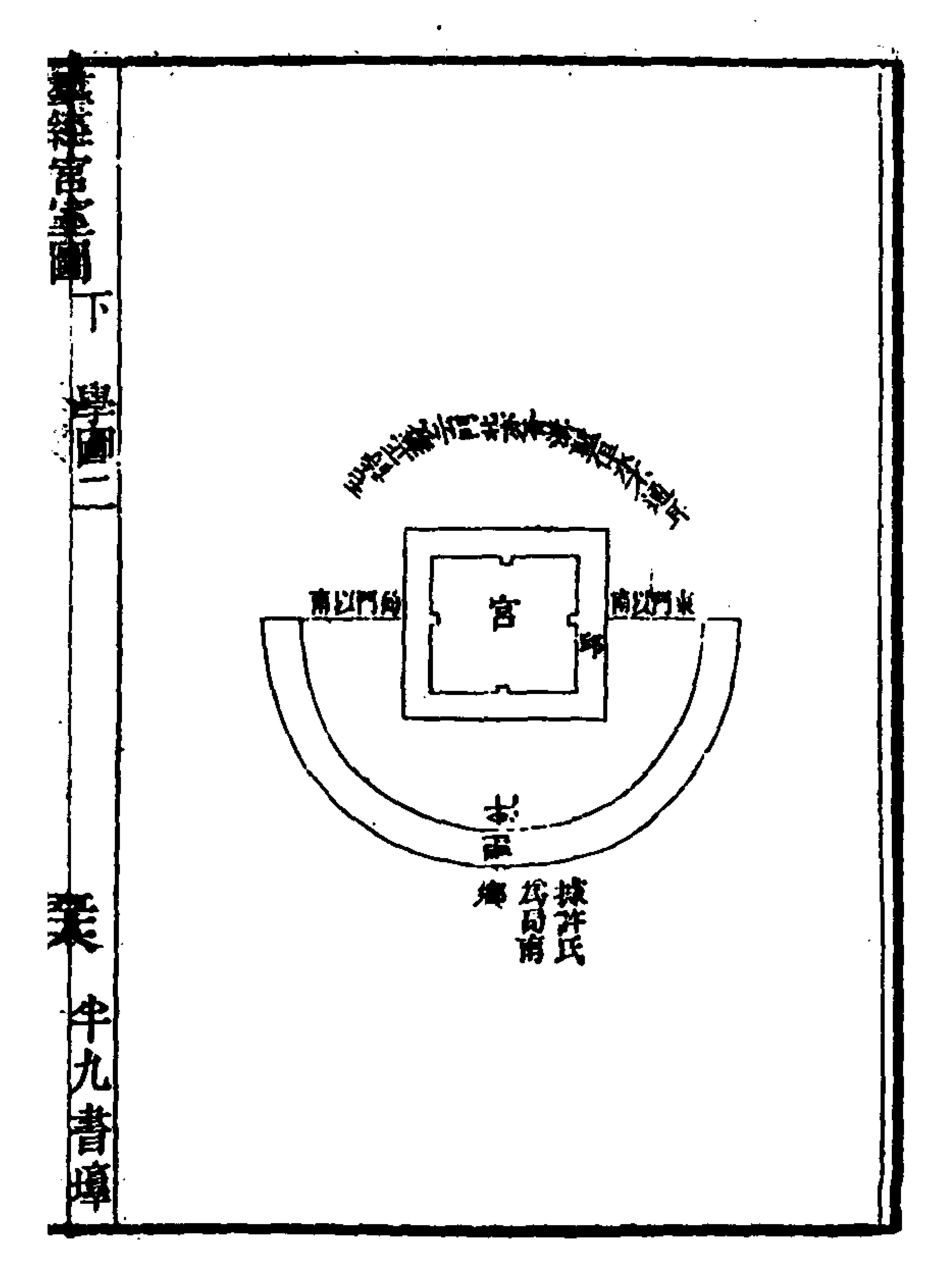
此辟廱也王制云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宫又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魯頌云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以此準之辟廱即大學獻馘之地也魯頌又云魯侯戾止言觀其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惟泮宫在郊故云從邁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頖宫註云頖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宫也字或爲郊宫以此準之辟廱即大學大學在郊不必

殷制也[王制註以在郊爲殷制] 大雅靈臺傳云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箋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然則自水之圓言之謂之辟自水外隄言之謂之廱其中有邱邱上之宮謂之辟廱宮息齊詩云雝雝在宮是也[箋云宮辟廱宮也] 文王有聲詩云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箋云武王于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若在城中何以容四方之觀者乎後漢書明帝臨辟廱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聽者蓋億萬計準此則由隄及邱亦必有橋經文未具耳又按詩由靈臺及靈

圖由靈圃及辟廱左氏僖公十五年傳秦伯舍晉侯于靈臺大夫請以入註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則此靈臺卽文王之靈臺也云舍于此而大夫請入則臺在郊外甚明鄭氏註靈圃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孟子言文王之囿七十里囿之大如是定屬在郊三輔黃圖云靈圃在長安西北四十二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異義公羊說云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考乾鑿度云伐崇作靈臺鄭氏註詩序云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小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公羊說以豐邑言豐邑在豐水之西見鄭箋長安志云豐水出

長安縣卥南五十五里是豐邑在長安之卥也黃圖以漢長安縣言今長安故城在卥安府之卥北十三里水經渭水會豐水後越鎬水泬水而東逕長安城北是長安在豐邑之東也國之東南二十五里卽長安卥北四十里也地里志文王作豐顏師古註云今長安卥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靈臺在豕鄉斷斷然矣七十里之圖必跨豐鎬爲之地里志鄠縣在豐鄠水出東南又有潏水卽水經泬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上林苑在長安縣卥北閻氏若璩謂上林卽靈圖地是也地里志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上林入蒙龍渠水經注成國渠上承汧及武功槐里縣北渠此上林近渭水也蓋圖有一二在宮中月

令疏言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所掌也一在郊門之內孟子言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詩言靈囿是也鄭氏以三靈辟雍皆在郊決爲定論或以在太廟中盧植服虔賈逵潁子容蔡邕諸儒說袁氏辨之詳矣見毛詩禮記等疏


宮

右學圖二

此泮宮鄭箋說也箋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

門以南通水北無也說文云泮諸侯鄉射之宮西南

爲水東北爲牆按鄉射在庠不在太學此云鄉射之

宮者射義云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

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

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

于祭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已射于澤而后

射于射宮註云澤宮名也夏官司弓矢澤共射椹質

之弓矢鄭司農云澤澤宮也尙書傳云凡祭取餘獲

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鄉之取也于圃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澤上之宮蓋卽辟廱（射宮又在一處不可考）周頌于彼雝傳云雝澤也箋云白鳥卽于辟雝之澤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雝鳥名邕字之借）以春秋傳云川雝爲澤（澤爲九澤之名亦借）然則以水雝邱爲雝以土雝水爲澤故辟雝一稱雝宮（古鼎銘云王在辟宮又云王在雝上宮）一稱澤宮在辟雝又曰辟雝是則辟雝亦習射之所準之頖宮當亦然但習射之宮非鄉射之宮也

城

宮

郊

郊

辟雍

右學圖三

辟雝之爲大學大學之在郊斷斷然矣而禮經又有東序瞽宗上庠成均虞庠五名紛紛而不可部署因細審之紛紛者皆由小學大學之名不可定也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則小學在城中矣又云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養庶老斷非大學而小學則又在郊矣于是或以瞽宗爲小學東序爲大學或以辟雝爲小學或以成均即虞庠此皆不明小學大學之稱也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凡國

之貴遊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以六藝六儀
蔡邕明堂論云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
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大戴禮保傅篇云王子
年八歲出就外舍成童而就太學注云小學謂虎闈
師保之學也太學王宮之東者據此王子及國子始
皆學于門闈然後入太學門闈者蓋即在路門之塾
尙書大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鄉里名曰父師
士曰少師以教鄉人子弟于門塾之基父師少師教
庶人之子于里門之塾師氏保氏教王子國子于虎
門之塾其義一也王制云耆老皆朝于庠註云此庠

謂鄉學也此卽鄙郊之虞庠鄉大夫行鄉飲酒禮在此記言主人迎于庠門之外卽此庠也又云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敎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敎者移之右左右皆有學則不獨鄙郊有庠四郊皆有之惟以養庶老言故獨曰虞庠也又云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註云郊鄉界之外者也爲之習禮于郊學遠郊之外曰遂又爲習禮于遂之學郊遂皆有學則不獨近郊有庠矣學記黨有庠術有序註云術當爲遂疏云六鄉舉黨六遂舉遂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又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

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註云學大學升而後入太學則未升之時在小學而四郊之學爲小學辟雍盖王子以門闈爲小學俊秀以郊庠爲小學也又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敎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然則自門闈而入與由郊庠而入者同一大學文王世子云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註云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于學者又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

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又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此與王制所云樂正崇四術等語正合則所入之大學即所云東序瞽宗上庠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小樂正為樂師見文王世子註則大樂正必大司樂大司樂教國子于東序祭樂祖于瞽宗而統云掌成均之法則成均亦即大學祭義云食三老五更于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

齒于大學下言四學則大學㫖四東序成均瞽宗上
庠所謂四學也東序之在東亦可疑祭義云祀先賢
于西學此卽祭于瞽宗之謂且𣳾學禮而在瞽宗冬
讀書而在上庠則瞽宗在西上庠在北亦疑東序瞽
宗上庠旣分于三方此成均宜在南方也成均爲南
學之定名卽爲大學之通名猶青陽總章元堂統曰
明堂也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此
郊學也又云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此升于成
均也統言大學則稱成均詳指其事則各舉一方之
學合諸家不一之說以經証經小學大學之制了然

易見然則大學在宮左小學在郊一定不可移者而王制云大學在郊小學在公宮南之左何也此以辟廱泮宮言之也以國學較鄉學則國學爲王子所在故曰大學以國學與辟廱較辟廱者天子講學之地說文云天子飲酒之地以泮宮在泮飲酒言之則亦飲酒也非太子所得入則國學定稱小學辟廱定稱大學也大戴禮帝入東學帝入南學帝入西學帝入北學卽東序成均瞽宗上庠也又云帝入大學則辟廱也宋陸農師云辟雍最處中其南爲成均其北爲上庠其東爲東序其西爲瞽宗說四學之方位甚合惟以辟雍在中爲誤王制明言在郊何得與宮左之學共處祭義明云四學何得否五治朝比燕朝則稱外朝文王世子註云內朝路寢廷外朝路寢門之外廷比外朝則稱內朝玉藻曰視朝于內朝註云此內朝路寢門外之

正訓也宮左之學比鄉學則稱大學比辟雍則稱小學隨文取義固無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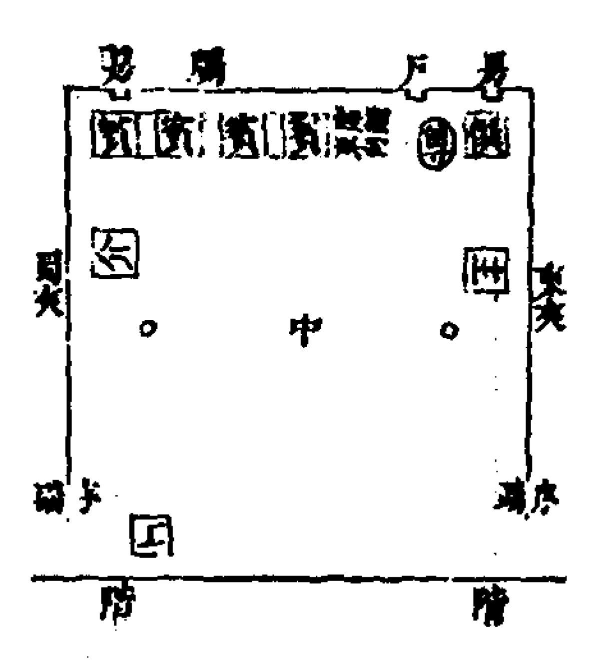
當楣
左門
屏門

右學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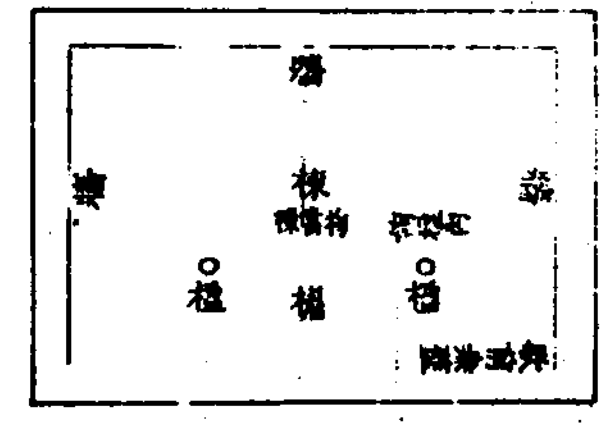
此鄉大夫飲酒鄉射之庠也儀禮大射于燕下大鄉射于鄉飲酒下禮記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上鄉飲酒屬鄉大夫則鄉射亦鄉大夫之禮矣且證之最明者周禮地官鄉大夫職旣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鄉射明屬之鄉大夫若州長射于州序乘鄉射之稱矣且序乘室乘序乘四䨇而鄉射禮言東榮言序端亦爲射于庠之証也惟言鹿中以記準之安見士頗亭人言古本儀禮鄉射記有士鹿中一句然記言大夫兕

中大君下蓋謂諸侯之大夫卿大夫則天子之大夫也以天子大夫射豹侯諸侯大夫射參侯例之其鄉射自用鹿中兕又以三侯例之或射者皆士其大夫自射之算用兕中士之算用鹿中兕且經文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序與庠並言矣總之地官鄉大夫鄉射一言自足爲鄉射在庠之的據其記文或記異說或經中雜言士制可乘泥也

附鄉飲酒鼓席圖



賓席正中南鄉旁賓席在賓席西合賓與衆賓言之故曰坐賓于西北也介祇賓則在西南主人對介則在東南僎在主人北尊東故曰東北衆賓席不屬各爲一席也鄉射則相繼而西席接席也介以輔賓亦賓也僎輔主人亦主人也僎在僎及賓之間故曰賓主共之也鄉飲酒義言四面之坐如此疏者泥此謂素向旁江氏辨之而疑鄉飲義不可據附此圖以明東方向家之說誤並以明鄉飲酒義之可據也


棟

右學圖又

此序也州長春秋習射于此黨正正齒位飲酒亦于此鄉射禮云豫則鉤楹內註云序無室可以深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按爾雅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榭蒙無東西廂言則視寢又無室矣杜預註宣十六年傳云宣榭講武屋謂屋歇前孔疏云歇前者無壁如今廳是也歇前正無廂與室之屋也學記云黨有庠術有序註云術讀如遂聲之誤也黨屬于鄉遂在遠郊之外此即移之遂之學其制與州

序同故亦名序顧寧人云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周禮黨正飲于序此言黨有庠者又五百家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立庠州立序黨正之飲酒蓋即于州序非黨亦有序也黨有庠之黨與遂對舉則鄉之通名非毋黨另有庠也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以校序庠別于學序乃鄉學之名殷人尙質其制乘室而歌前周立此制于州遂而易鄉學爲庠也王制云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文王世子于大學言東序是太學亦有序稱周之東序又曰東膠膠與校蓋同音通用字

大學稱序按猶鄉學名庠而北學亦稱上庠也歟前之制惟荘州遂者然耳

敘

竊嘗謂爲童子師者必先教以古音均之學而後授以詩必先教以爻辰互變之例而後授以易必先教以土地山川之所在而後授以春秋必先教以宮室之制度而後授以禮經人苦禮經之難讀者未明宮室也所稱堂室廟廟之狀如日星之在目其餘揖讓之節酬酢之等不異肩髆胳胳之載於俎米鹽布鐵之陳于肆矣是故授之爾雅纆釋其名授之考工偹條厥度制作之精散見六經至詳備矣乃漢魏以降師學日多遞承其指毋失其眞或泥于一字而亾其

大槪或覩于大略而悖于本義竊念經之立言以文
繇則相綴以互見則互列未發之旨其𣪍躍如究其
舉一可以知三而乃未能淡入徒肆多或明文可證
屛之不取私臆所諠苗莠雜陳學者不擇奉爲圭臬
啈于啈經不敢違註舛誤已著必傅會以飾其非其
說之精轉拘牽而障其藴經學日湮註義亦勝良可
傷也不佞幼從性學夫慮周程旣知其派上及漢唐
遺文考之賈陸訓詁求于鄭許然而歆向傳經父子
殊詞德聖授禮叔侄異軌說詩之家有四魯史之傳
有又豈一經之文可倫衆論有所爲是卽有所非是

以古經之註義長是取文字之解博采所成且逮朽
蔵于親聞裼襲分之同學遺經之趣洵雖漫言與註
是拘寧經是叩參稽之下用以自嚴好我而從亦惟
斯授因念詩音易象述諸碩儒業可師法宮室之制
未有專書說明堂陰陽者其簡已燼述宮宅地形者
所學不經乃考隋史所傳有王域宗廟明堂圖一卷
訪之
四庫已乘其書竊比先進擬爲一編成而數之類乎
陽數之老篇協大衍之用始以城者周王敘官首蒙
建國有聲之詠築城爲要堵雉之度郭章之狀宜首

講也次以宮者重門取豫繼以大壯政令所出王居
是重宗廟社稷宮實包之三廟六寢于此畫矣次以
門者左扉之立同諸又室拂臬之行或兼其方考諸
朝制門可遺乎次以屋者堂阤之基必合棟宇舍屋
論堂爾極扼腕四阿兩下象達而通屋制既定堂室
皖明而宗廟明堂由是推矣次社稷者宮室之造壇
居廟右祀典之大社與郊並索之遺文其制可證夫
宗廟者堂階之制見于路寢又七之說淆于衆儒屏
南嚮曲亦所宜辨唐閎名別向明其同其在于郊首
明堂者宗祀所在羣后所朝重陽數者隅其室取成

數者介其堂精義所寓奄于說者經文不究制度遂岐穿鑿傅會客踰主奪以致二九之文僞爲河雒令金火相竊南奇易位職明堂之不講也次以壇者地乘明堂會則壇土乘龍張鶴典式爲皇開方以計度胥常矣終以學者辟廱之水天子所臨郊庠州榭及于庶士舍是而謀不登朝廟要歸于茲竊以自懋凡此九類研之以精形勢得其修廣義蘊竊諸參伍尸以禮經實通諸籍以此汲古庶增一綆後胥嗜者將不廢也